

徜徉在新加坡河畔

刘建春 文摄



■ 河畔的酒吧



■ 新加坡河

到了新加坡,在酒店入住后,第一件事就是卸去冬装,换上单裤和衬衫。穿过开设在大堂后的餐厅,推开玻璃门,发现后面另有一片世界:一条河流蜿蜒流向远处,正是华灯初上之时,荡漾着涟漪的河水流光溢彩。翻看了地图才知道,酒店就位于新加坡的母亲河——新加坡河畔,几步之遥处就是著名的克拉码头。

夜晚的新加坡河畔,处处散发着这个开放的国际都市的无穷魅力。鳞次栉比的酒吧、咖啡馆、餐厅,顺着蜿蜒的河岸,绵延达数公里。马来人、华人、印度人、欧美人,各色人等在这里或闲坐,或聊天,或畅饮,或喝彩。热带雨林的气候,让这里每天午后都有一场小雨不期而至,有时候只是飘飘洒洒三两滴,有时候又是细细密密的一阵,傍晚的空气也因此格外凉爽。大多数店铺的店面都是敞开式的,没有空调,只有老式电扇在任劳任怨地运转。桌椅一直摆到室外场地上,室外的人气明显比室内旺。有一个长台前,挨挨挤挤地坐了十五六位男女青年,他们手捧啤酒,兴致勃勃地看着电视中的橄榄球赛。酒吧、餐厅的菜单放在室外一顶阳伞下的乐谱架上,还有小小的LED灯光贴心地照着,黑胡椒螃蟹和热带水果制成的甜品,是每家的招牌菜肴。孩子们脚踩滑轮板,在人群桌椅中穿梭。河边的步行小道,由红色方砖铺就,花草植物簇拥两旁,小道是那么整

洁、平坦、绵长,有人在慢跑,有人在散步,有人在骑车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南京那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,只不过,秦淮人家的店铺显得内敛神秘些,深藏于红楼之内,而新加坡河畔,到处洋溢着自在奔放的气息。在看得见金沙酒店的河口,有一座亚洲文明博物馆。在展馆二楼,我查询到了新加坡河的人文历史。老照片显示,克拉码头、驳船码头一带,密密匝匝地矗立着二三层楼的粉墙黛瓦建筑,那是用来供人们堆货和居住的,河中停满了带着篷布和帆帆的小船。据说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,也跟水运集散地有关,手拿算盘的印度人跳过一个船帮,寻找需要借贷的买主,谙熟水性的驳船夫则靠引导船只从港口进入到内河赚取报酬。

数百年时光过去了,如今,巨型货轮已经驶不进内河,人们也不在这里为生计而奔忙了,这儿摇身一变,成了人们放松身心、休闲娱乐的场所。服务员们总是面带微笑,待人热诚。亚洲文明博物馆对岸,矗立着一幢高楼,门楣上,“中国银行”几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。站在银行门口拍摄新加坡河,正对着一个水面开阔的弧形河湾,河岸边绵延着红瓦白墙的二三小楼,与远处的现代化高楼一起错落有致地排列着。此时,河面上漂来一艘具有浓郁中国味道的画舫……咔嚓,我按下了快门。和老照片对比,你会发现仿佛时光停滞,那河湾的形状和岸边小楼好像数百年未变。

风情

初识毛里塔尼亚

王刚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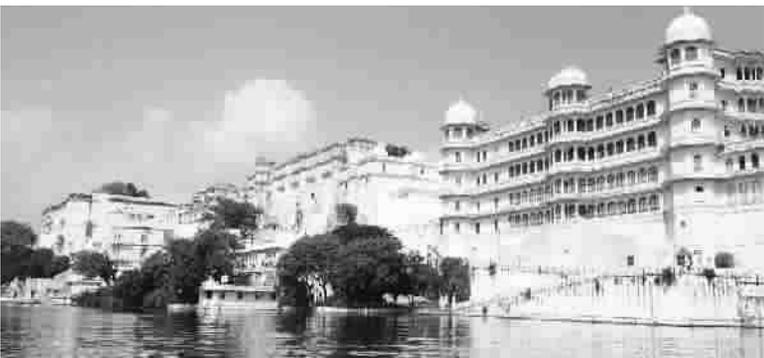
从巴黎乘飞机向南航行,越过郁郁葱葱的西班牙丘陵山地,越过碧波万顷的地中海,越过茫茫无垠的撒哈拉大沙漠,八小时后便可到达毛里塔尼亚共和国的首都努瓦克肖特市。西非海岸的奇特景色和热情欢乐的人民,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毛里塔尼亚独立以前,努瓦克肖特只是一个小镇,一些游牧部落在这一带放牧。在短短的20年间,这里已经发展成一个20多万人口的现代城市。市内有繁华的街道,宏伟的清真寺院,也有结构别致、环境幽雅的花园住宅区。郊区有高速公路及可供巨型飞机起落的国际机场。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荒芜的沙漠上建设起来的。

当我漫步在中心大街时,有置身于法国城镇的感觉。两旁建筑多数是法国式的,豪华的

商店陈设着世界各地的商品,大都贴着法文标签,买的卖的也多为操法语的西方人,连马路上的交通规则也与法国雷同。

然而,转几个弯到大街的背后,真正的阿拉伯市场便呈现在眼前了。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广场,四周是低矮的店铺,有各种布店、杂货店、食品店等。广场的沙地上摆满了各种小摊,摊上有造型奇异的茶壶,阿拉伯的毛毯、头巾,图案新颖的花布。也能见到一些中国的闹钟、鹅牌汗衫和各种小百货。茶叶几乎全是国产的。人们可以买了布料,随即在店门口的缝纫摊上裁剪成阿拉伯人喜爱的长袍,立等可取,非常方便。我特别喜欢在这熙熙攘攘的阿拉伯市场上散步,好像真的到了“天方夜谭”所描写的世界。



■ 从前的皇宫

履迹

乌代布尔(Udaipur)被称为印度的巴黎,可想而知它的浪漫气息。坐火车抵达乌代布尔站是清晨4时,一出站空气清新,能见到远处青绿色的山脉。乌代布尔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,走向湖区,第一次见到那片湖水时,十分震撼。一种极致的浪漫与平静,天蓝色的湖水,视野开阔。

大湖的不远处是圆形小湖区,湖面铺满睡莲,周围是椰子树,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,有时候我分不清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里。那个圆形小湖区,少有游人,绕着它走,时常会碰到牛从你身边慢悠悠地走过,还有猴子。猴子不怕人,在高墙处休息、吃东西。当你凑近它,它会故意咧开嘴,做鬼脸吓你。走累了,在湖边亭子里休息。我见到这烈日下,有一名戴墨镜的年轻人背着包徒步,第一感觉是中国人,当时,这名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随后,前往当地著名的城市宫殿参观,是当时国王居住的宫殿。宫殿的参观持续了两个小时。在附近草地休息后便在老城区走走,不知道去哪里,只是凭感觉走。近黄昏时,来到一处湖边餐厅,点了当地食物,坐在湖边台阶

相遇乌代布尔

王恺文 文摄

上吃饭。“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好吃。”有一个声音从我右边传来。是一名来自中国成都的女士,三十多岁,背大包,而与她在一起的人,我一眼就认出来了,就是今天下午在湖边徒步的青年男子。我对他说,下午见过你。他说,自己是独自在印度旅行。他来自台湾,刚服完兵役,想要到处走走,从北印度一路走来,已有一个多月了。他告诉我,在湖区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顶,坐缆车上山可以俯瞰整个城市。而这信息,后来再次成为我在旅途中的又一份惊喜。

在湖边见到一个流浪女孩,她是一群流浪孩子在湖里游泳,过来问我要果汁喝,我给了她果汁,怎么也忘不了她的眼神。她们很穷,可在湖边游泳、玩耍,非常开怀。次日,我前往郊区农村,黄昏时抵达汽车站时,我听到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:“你好你好。”转过头去一看,又是这名流浪女孩,她和她的伙伴们不断地向我挥挥手,冲着我开心地笑。当我坐上嘟嘟车,她追着我一路小跑,挥着手说:“再见,再见。”那一刻,看到她的笑容,真的非常感动。

心得

体谅宽恕是美德

吴联庆

我认识一对住在巴黎第六区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夫妇,他们的家离圣日耳曼德佩教堂不远,我第一次去做客的时候,看到他们居住的那幢三层房屋时,曾惊叹于房屋装潢与餐具等物件的精致,这对夫妇显然属于富有阶层的一员,但他们待人谦和而低调,平时出门坐地铁,穿着也十分普通。那一天晚餐后告别时,这对夫妇送客送到门口,我上了车,见他们还站在门口挥手,令我感动。其实我与他们素昧平生,只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与我的孩子是同事。西方可能是金钱至上的地方,不过他们交朋友倒并不以金钱来衡量,法国人朋友之间交往不谈钱,绝对见不到有谁摆阔或炫耀家里有钱,炫富是不得体的、被人鄙视的行为。他们很注重个人隐私,第一是家庭的隐私,第二是个人财产的隐私,第三是年龄的隐私。人与人之间彼此像有秘密协议似的,即便是好朋友间天南海北地聊天,也不会触及对方的三大隐私。他们认为,别人的生活经历或财富与自己毫无关系,对别人的隐私一点没有兴趣,若常常议论别人的隐私是不道德的。

还有一个现象使我比较纳闷,就是法国人说话声音都非常轻,近年来我每年到法国住一段时间,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居家,从未听到有人高声讲话的,更别说声嘶力竭的了。明明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,说话却慢条斯理,声音轻得像蚊子叫。在法国的餐馆吃饭,餐厅很安静,每一桌都像在开秘密会议,就连邻座的说话,你竖着耳朵也听不太清。法国人吃牛排,你要求的是“迷笛”,但端上来的是一盘被烤得像鞋底一样硬的牛排,他们也不会大声埋怨,只会不厌其烦地用刀叉切割,边摇头边努力地将那块牛排翻来覆去地切,不言语,也决不用手拿起肉块送到嘴里嚼。

在法国,常常能看到普通人都有有一种

体谅、宽恕别人的风气。我在超市排队结账时,曾几次遇到有人表示有急事要求“插队”,我不满的表情立马下意识地显现出来,但排在我前面的几位法国佬却报以克制的微笑和点头。有一次我在邮局排队领包裹,看见一位孕妇走过来,她对大家歉意地笑了笑,就径直走向邮局柜台,十几位排队者都流露出颌首认可的表情。法国人在教导孩子的时候,常把尊重别人放在首位,别人的“自我”与你的“自我”价值同等。在法国,如果有邻居在家里办晚会,音乐喧闹影响旁人休息的话,他们会过来敲门,礼貌地向对方表示不满,可邻居是一群时尚年轻人,虽然表示了歉意,但不一会儿声音依然大作,深夜受到影响的邻居只能回家蒙起耳朵睡觉,不会引发邻里纠纷,更不会打电话向某部门举报。体谅和宽恕也是一种传统,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,是在法国大革命时被巴黎市民判处死刑而砍头,而路易十六的王后行刑前写下遗嘱,告诫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后,不要复仇,要宽恕处死他们父母的那些人。

法国人穿衣吃饭或出门,就像礼仪规定似的,有固定格式。他们一般穿衣服都比较讲究和认真,比如说穿鞋,据我的观察,他们穿鞋注重鞋与场合的协调,仿佛有全体国民认同的标配。他们平时上班穿硬底皮鞋,周末穿软底皮鞋,鞋子的颜色基本要与衣服一个色系。晨练穿球鞋(中国的回力鞋也是受欢迎的一款),出门旅游不穿运动鞋而大都穿软底皮鞋,大部分的休闲时间都习惯穿软底皮鞋。我几次见到这样的画面:有些年轻的职业妇女早上跑步去上班,上身是名牌外套,下身是短裙,穿丝袜,身材都超级好,却配一双球鞋,健步如飞,在她们到了公司门口时,就倚在墙边,从包包里拿出一双皮鞋换上,法国人的讲究可见一斑。

